

情感码头

茶香缕缕

□ 卢爱萍

我喜欢喝茶,喜欢手捧一杯热茶,任思绪在茶香氤氲中漂游。

小时候,家里烧柴火,每天妈妈做完早点,便把灶膛里的炭头夹出来放到火盆里,架上几块果炭,旁边支上一个小小的铝茶壶。奶奶起床了,洗漱完毕就坐在火盆旁,支上土茶罐开始烤茶,先空烧罐子一会儿,等罐子足够热再放进茶叶,随着奶奶的手一颠一簸,缕缕茶香弥漫在堂屋里,“滋——”的一声,奶奶把铝茶壶里的开水倒入了土茶罐里,一罐香喷喷的烤茶出来了。奶奶天天都是把第一杯茶敬献到院子里的天地神位前,第二杯敬灶王爷,第三杯敬祖先,接着奶奶开始美滋滋地品茶了。儿时的我围着奶奶,看奶奶烤茶,敬茶,喝茶,依偎着她坐在火盆旁吃早点,听她讲故事。而妈妈在厨房,院子,猪圈……忙出忙进,打扫卫生,洗衣服,做饭,喂猪,从不让年迈的奶

奶动手。最惬意的要数冬日的早晨和奶奶坐在火盆旁,红红的炭火暖暖的小茶罐咕嘟咕嘟冒着热气,奶奶用一把铁瓢在火上炒瓜子,我和哥哥满怀期待的等瓜子炒熟。有时也和奶奶喝一杯烤茶,不过因为太小的缘故吧,只觉得有点苦,有点涩,没有爸爸买的“王国饮料”好喝。弄不懂奶奶喝茶时的仪式为何搞得那么神圣,喝得那么有滋有味。如今的我已经习惯喝茶,也喝出了烤茶的香,喜欢上烤茶的苦,不时回味小时候奶奶的烤茶,可没有耐心去烧一盆炭火,去找一个土茶罐,我们的生活节奏根本没有奶奶来得悠闲。偶尔在观看白族“三道茶”表演时喝到了烤茶,而味道远远没有奶奶烤的好。那味道是奶奶的味道,家的味道,妈妈孝顺贤惠的味道,记忆里爱的味道。

好朋友去杭州出差,知道我好茶,回来送我一听龙井茶,并告诉我龙井茶要用玻璃杯泡,边喝边赏。拿一个纯净透明的玻璃杯,先

用开水温一遍杯子,轻轻地放入几片茶叶,开水一冲,看那嫩芽在水里缓缓舒展舞蹈,幽香四溢,汤色清冽,随着茶叶慢慢落底,我的心情悠悠上扬。边喝边赏,我喝到的不仅是龙井茶,更是友谊的醇香。忽然想起一首古诗《寒夜》: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,寻常一样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其实月也寻常,梅也平常,只是有朋自远方来的心情不同寻常。唯有知己才会入夜来访也不觉冒昧,也不必美酒佳肴款待,就一杯清茶,只关乎情感和心灵的交流。我想,最真的友谊不就是这样吗?未必时时相见,但永远彼此珍惜,在困难时能及时伸出援手,在快乐时也乐于分享。朋友就是一杯杯香茶,有的是绿茶清新怡人,有的是花茶丰富多彩,有的是红茶养生养心……最知心的应该是一杯普洱茶,越陈越香,越老越珍贵。

长大了,也知道一些茶的优劣,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喜欢茶叶。也曾迷恋茉莉花茶的

清香,也曾陶醉于红茶的美丽,也曾体味过八宝茶的香甜……最爱的还是绿茶,它清新自然。用一个洁白的瓷杯泡上一杯绿茶,捧在手心,看汤色青绿,茶香淡淡,如同我的生活平淡而不失根本。一杯绿茶如同我的爱人,他普通,但是我所爱,他平常,但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们夫妻俩有许多不同,但也有些相同,那就是一样的平凡普通,一样爱喝茶,爱看书,经常边喝茶边看一本闲书,一起散步时聊聊观感。所谓夫妻,不就是一起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吗?人生五味——苦辣酸甜咸,世事无常,贫也好,穷也罢,一起承受;顺心也好,逆境也罢,都随时光流走。一起喝杯清茶,看着彼此慢慢老去,看懂彼此,从容而淡定的生活。

酒长饮可以当歌,茶浅尝亦能小醉。我在茶香缕缕中醉了,缕缕茶香是亲情的温度,友情的醇度,爱情的深度。这样的人生不就是幸福的人生吗?

情景



采蜜

(韩如龙 摄)



独自的姿态

□ 疏雨

独自,很寂寥,有落寞,也有孑然的肆意。《春国梦》中,“独自眠餐独自行”,其实是人生的常态。不是身处繁华就不独自的,内心的独自往往和身外的热闹没有丝毫可以转换的余地,人,更多的时候是以独自的姿态活着。

我曾经为此和自己交战过,我不接纳自己这种独自的姿态,在许多热闹场合,自己都深感不搭调,不合拍,也有彼此都想亲近的人,可在我这极易冷场,也不是没有试着改变,也曾波澜不惊的外表下和自己的内心轰轰烈烈的交战,每次都输得片甲不留。我无力改变这种清冷,一片青灰,凋敝的青灰是我生命的底色,已深深地渗入骨髓。

在一次访谈节目中,我看到了她,身着一袭青灰布衫,冷寂清明眼神,暗合了她青衣的身份,我莫名地感到一种亲近,她如我一样寡言,不太接受访谈节目,她最担心的是不知道要说什么,怎么说,彼时她已是程派名家,只要有她的演出,京城也是一票难求,有老夫妻相互搀着坐几个小时的飞机,只为看她一场《春秋亭》。舞台上声腔清绝,仪态万方,台下却是如此羞涩和拘谨,抿嘴一笑也是淡淡的三春花韵。她安静,清冷,没有笑语嫣然,却是一种比较冷的美,这种美本身就有一种蚀骨的诗意芬芳。这是一种枯树寒枝的姿态,很独自,很小众,绝不均码。戏曲名家马兰说,希望她能够寂寞的、纯粹的、单纯的享受这种感觉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懂得,不是同类,如何有这样惺惺相惜的评价。把心性和才情都交给了戏中人,这不是是一种独自的姿态。电影《梅兰芳》里,邱如白对孟小冬说:“他心里的孤单一直都在,可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份孤单

里头出来的,谁要是毁了这份孤单,谁就毁了梅兰芳。”

想起一味野生的叫独活的中药,气微苦,味微苦,性微凉。想必也微漾着这样孤绝和清寂的气息。一片薄如蝉翼的青灰如影随形地氤氲在我的心底,洇漫成我生命的底色。我在破败的园子里写生,阴郁的天,青灰的花坛和石子小径泛着微微的寒光,我的内心却是一种莫名的充盈和感动。微雨的夜里,一盏陈年普洱,一段《夜深沉》和着王佩瑜《骂曹》的鼓点,点点敲打着心,如夜空中游弋的蓝色的惊魂。更多的时候,我在文字里偷欢,是的,在文字里偷欢。卸下心头种种,在这里活成自己心仪的姿态。过于灿然和鲜亮的东西仿佛生来就不是我的,也不是一开始就明白的,是和自己无数次交战之后,慢慢了悟的。

所以,分外的珍惜过往中哪些难得的点滴,异乡的病榻前,友人轻轻挑起面条吹凉的样子;久别重逢那句“你胃不好,别吃酸冷”;隔着海峡寄来的香肠,焦红微甜,一定要配着蒜瓣吃,清甜香辣,贴心贴肺;案头友人刚出的新书,嫣然的印章,娟秀的题字;和忘年交的老师牵着手,去赴一个票友的聚会,她一句“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”便落下泪来,这是多少山长水远后的遇见,才有这惺惺相惜的懂得;书房的墙上是友人的行书条幅,“能白更兼黄,无人亦自芳。寸心原不大,容得许多香。”心最寥落的时候,收到友人如此的馈赠……青灰色中的点点胭脂红,让我渐悟兰因,在流年里煮字疗饥。于阡陌红尘中,觅得一叶轻舟,在风里,或许灵魂会更轻盈和纯粹吧。

不了,不再和自己交战,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,有着独自的妖娆的姿态,或亮丽,或薄凉,暗自芬芳。

生活笔记

小院里的蚰蚰

□ 陈秀峰

蚰蚰又在家中的小院子里喧闹了。他们单调的鸣叫声让我的小院增添了听觉上的乐趣,让人感受到时光的脚步,季节的变换、院子的繁茂。

上世纪末,父亲在退休后购买土地,将最后的心力倾注于建房,建成一家人栖身的小院。刚建成后,由于附近还有大片待开发的土地,我家的小院仿佛就是置身旷野的别墅,一到夏夜,就被蚰蚰声和蛙鸣包围着。在此起彼伏的鸣叫声中,大致能判断数量,那时我家附近的昆虫家族可谓是“人丁兴旺”。在虫鸣的陪伴下入睡,已成为当时的常态。在那段置身昆虫世界亲近自然的日子里,女儿出生了,待两岁多时,在房前的空地上玩耍成为女儿最开心的活动。捉蚂蚱、捉蚰蚰、找野菜融洽了亲子关系,丰富着她的童年生活。

而当周围的房屋增加,空地减少,蚰蚰的栖身地也发生着改变。华灯初上的夏夜,被灯光吸引的蚰蚰飞入小院,开始演奏爱之曲。我也不知道蚰蚰有着怎样有力的翅膀和弹跳,竟然能越过高墙。在雄蚰蚰高亢有力的叫声中,吸引了不少的雌蚰蚰也越过高墙,寻找爱情。

当小区初具规模,安装上了路灯,成群结队的蚰蚰集中在路灯下,寻找着各自的最佳伴侣。我和女儿

提着桶,很容易地捕捉着蚰蚰,还要挑选背上花纹颜色特别、个头大的雄蚰蚰。隔壁的小孩听到动静后,也会和大人一起来捕捉蚰蚰。被捕捉的蚰蚰不停地在桶里乱窜,女儿找来青辣椒或是白菜叶,有的蚰蚰就毫无忌惮地大嚼起来。雄蚰蚰则弓着双翅,发出高亮的声音,这声音是它力量和强壮的展示。次日清早,桶内会有一两只蚰蚰残缺的尸体,那便是一夜打斗的结果。可能会有一两只蚰蚰成为父亲饲养的画眉鸟的营养餐,吃过蚰蚰的画眉似乎叫得更欢了。

年复一年,院子里的花草更加繁茂,蚰蚰也如院里的成员,我们早已习惯它的存在。夜晚,它的叫声暴露了它活跃的行踪,有时在厨房,有时在客厅,有时在卫生间,这也让我们习以为常。然而,随着时光的流逝,院中的蚰蚰和各种昆虫少了,寂静让我觉得没有了蚰蚰的院子是不完整的院子。

在流行种植多肉植物的日子里,我也在楼顶开辟出我的多肉园,近三年的种植,品种和数量都在增加,蜜蜂、蝴蝶、蚂蚁常常光顾,让白日里的多肉花园热闹起来。而在夜晚仿佛少了点声响,成为我心中的一丝遗憾。一日傍晚,到楼顶浇花。在天快黑的时候,突然几声不太高调的蚰蚰声出现在我的多肉丛中,欣喜与满足溢满心中,仿佛蚰蚰才是园子是否宜居的最终判定者,它的入住,给了我心中想要的结果。

随手拍



闲来下下棋

拍摄时间:2018年4月14日

拍摄地点:巍山县南诏镇南街

作者:夏传武

投稿: dlrbtg@163.com

私房话

母亲做的家常菜

□ 田茂云

离家的人儿,最懂得什么是乡愁。曾经离开故乡,到省城求学,品尝了各式美食,但时间长了就愈发想念母亲做的家常菜,即便是最简单不过的一碗水煮青菜汤,都能让我回味无穷。大学毕业后,回到家乡工作,虽没有省城的繁华,但能每天回家吃到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,便是最幸福的事情。现在由于工作关系,我离开了家,独自一人在他乡。为了能吃到母亲做的饭,每逢休息日,都要回到母亲身边,正应了那句话“母亲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”。

母亲常说,口味是会“遗传”的。一开始我们都笑话她,后来细想,其实很有道理。外婆因患中风,瘫痪多年,不会说话了。母亲每次回舅舅家看外婆,带去的都是老人家喜欢吃的东西,那些东西也是母亲喜欢吃的,因为母亲“遗传”了外婆的口味。来到世上,我们都是跟随着母亲的脚步,她照料着我们的衣食住行,渐渐地,我们便喜欢吃母亲爱吃的东西。我想,等我有了孩子,也会爱上我的口味,因为口味是会代代相传的。

若干年后,家乡会发生变化,最能留住乡愁的,便是母亲做的那一道道家常菜。有时间,就常回到母亲身边,陪她一起吃简单可口的家常菜吧。

童心童画



小合唱

作者:白 馨

宾川县传传美术培训学校 7岁